

92年最新畅销书

虎林飘香

高惠
（下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故事梗概

虎林有武林第一掌之称，后裔季伯玉初涉江湖便丢失神龙令，还受人嫁祸为“红粉挽歌”。“红粉挽歌”是一名杀手，为武林公敌，正是咸欲杀之而后快。季伯玉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戴上友人所赠的人皮面具；不料，又给洗剑公主误为自己的丈夫，日夜追随他左右。他身受武林祸，又遭桃花劫，正自叹际遇坎坷……

此时，被师傅逐出门墙的悟德大师在途上遇到季伯玉遭人狙杀。他伸援手把季伯玉救出，把他交托水飘香母女，嘱她们护送他返回虎林。水母因欠老和尚人情，只好答允，季伯玉因而认识红颜知己水飘香……一路上，不断遭遇黑白河路的高人追杀，又与水飘香失散，幸得一代大侠沈振山的女儿沈芳儿助他脱险，并传授他师门绝技。孤男寡女，日久生情，终于，共越友谊之界。

水飘香自被无名岛少主竹龙强行带返无名岛后，便与义兄季伯玉失散，她十分怀念季伯玉，便乘竹龙醉后悄悄逃走，但几经艰辛也寻不着他，后在一偶然机会竟巧遇上，且他身边已多了个沈芳儿，但季伯玉对她的爱仍不减当初……

正当三人合力卫道除魔，竹龙之妹竹凤竟又钟情季伯玉，并以酒力使他堕入胭脂陷阱，后他更发觉身上武功尽失，可是竹凤所为？季伯玉喜爱的沈芳儿，其父沈振山现正居上武林第一家之位，当年却是他陷害季伯玉为“红粉挽歌”？季伯玉所丢失的神龙令又是否他窃去？竹凤对季伯玉是真情还是假意？背后可有阴谋？请看本书自有分晓。

目 次

红粉挽歌至	武林遭浩劫		(1)
宝药变毒药	难救恩师命		(29)
红颜似手足	巧杀桑一娘		(59)
虎林遭历劫	飘香挽狂澜		(84)
飘香情义切	宫主性狠烈		(107)
假仆认假主	假妻救假夫		(135)
群英大集会	难猜闷葫芦		(164)
猝来银公子	掳走醋娘子		(192)
义兄救兰妹	掳劫竹姑娘		(218)
孤岛订友谊	竹王起疑心		(247)
三面捉迷藏	客邸遇故人		(273)
建立根据地	澄清大是非		(304)
寻武圣剑法	找竹凤芳儿		(332)
既遭桃花劫	又遇有情人		(358)
洗剑宫血战	俞宫主身亡		(392)

异途回山洞	江湖事更多·····	(419)
长啸声怒发	蛇阵尽溃散·····	(446)
忽离又忽合	儿女总情长·····	(481)
抗拒神龙帮	三路英雄会·····	(503)
武林会盟津	门派显身手·····	(547)
武林会收场	沈芳儿被掳·····	(582)
飘香馆落成	豪侠归虎林·····	(625)
魔道已除尽	湖海乐升平·····	(656)

忽离又忽合 儿女总情长

季伯玉看见了一个人，那人虽然是黑衣蒙面，但身形却颇为熟悉，最后他终于想起来了，她必然就是竹凤。这位可怜的姑娘，原是花容月貌，人见人爱的，也许是天妒红颜吧，她那艳似天桃的粉颊，竟被毒果所伤。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女人更重视她的容颜，竹凤遭到如此的不幸，她伤心的程度不言可知。

季伯玉习过高深的医术，他自信有能力治好竹凤的毒伤，既然发现在前面逃走的是竹凤，他怎能不全力追赶下去？勾漏轻功天下无双，但一追数十里，竟然未能拉近双方的距离，看来竹凤果真获得奇遇了，他对这位不幸的姑娘，倒是感到一份高兴。

于是，他一面追赶一面呼叫道：“竹凤，不要跑了，你听我说，我能够治好你脸上的毒伤。”

竹凤没有停止，也许她听不到季伯玉的呼唤。

他们身负绝顶武功，驰行之快，宛如两缕轻烟，当夜幕降临之际，他们已经跑到雪峰山来了。

此地群山重叠，沟壑无尽，到此等地方来找人，几乎跟海底捞针一样的困难。

季伯玉果然将竹凤追住了，不过他还是在柔声的呼唤，细心的解说。

当他走到一座悬崖之前时，一股幽幽的叹息，忽然飘进

他的耳鼓。

“你……这是何苦……”

“啊，竹凤，快出来，我有把握治好你的毒伤，使你比以往更为美丽。”

“当真么？玉哥哥。”

“相信我，竹凤快出来，我几时骗过你了？”

“这个……”

“出来吧，竹凤，你在那里？”

以季伯玉那么高深的功力，他竟听不出竹凤的位置，找不出她究竟藏在那里，这才有此一问。

竹凤道：“你跳下来就见到我了。”

跳？悬崖陡峭，立壁万仞，跳下去不摔得粉骨碎身才怪！

他这一迟疑，竹凤的叹息之声又传了过来，道：“玉哥哥，你不喜欢我？”

季伯玉道：“别说孩子话了，竹凤，要是我不喜欢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竹凤道：“那你怎么还不下来？我在崖下嘛。”

季伯玉一怔道：“你在崖下？那你是怎么下去的？”

竹凤道：“崖边有阶梯，你仔细瞧瞧嘛！”

季伯玉瞧到了，崖边的确凿有阶梯，他可以拾级而下，只因天色黑暗，他没有发现而已。

但那阶梯仅堪容人，盘旋在立壁万仞的悬崖之上，峡中劲风吹来，令人摇摇欲坠，常人瞧一眼便会骨软神酥，不用说到阶梯之上行走了。

季伯玉身负绝顶武功，他自然不会在乎这些，于是他暗

凝功力，每一步踏下，便使足下生根，阶梯虽是危险，他仍然稳如泰山的向崖下走去。

下降约莫百丈，竹风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道：“到了，请进来。”

的确到了，一片暗淡的光线，由身侧一个洞口射出，一侧身，他便向洞口跨了进去。

那是一条甬道，壁间嵌有发着淡淡绿光的石块，将甬道照得一片清晰，前进约莫三十余丈，进入一间颇为宽敞的厅堂。

厅上也嵌有发光的珠宝，柔和的光线之中，立着一位白衣如雪，身材袅娜的美人儿。

她就是竹风，只可惜面蒙绿纱，使人无法瞧到她的面容。

“玉哥哥……”一声呜咽，她投进了季伯玉的怀里，泪水像奔泉，她忍不住悲泣起来。

季伯玉轻轻搂着她的柳腰，无限怜惜的道：“不要伤心，竹风，我能够治好你，让你恢复往日的美丽。”

竹风仍然挤在他的怀里，幽幽一叹道：“玉哥哥，如果治不好呢？你还喜不喜欢我？”

季伯玉说道：“竹风，人之相知，外表上的美丑并不重要，你说对么？”

竹风樱唇一颤道：“我不跟你论这些大道理，你只要回答我，如果我脸上的毒伤治不好，你还喜不喜欢我？”

季伯玉道：“竹风，咱们相交不是一天，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你这个问题不是有点多余？”

竹风道：“也许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是要你亲口告诉我。”

季伯玉道：“我当然喜欢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模样，我还是初衷不变。”

竹凤热泪未干，嘴角上却已挂起甜甜的笑意，道：“这我就放心了。来，到里面坐，你只怕饿了，我给你弄吃的。”

她将季伯玉带进一间珠光宝气，陈设豪华的闺房，然后嫣然一笑道：“躺到床上歇一下，‘我去一下就来。’”

竹凤像彩蝶一般的飞了出去，季伯玉却有些目迷五色，瞅着那些华贵的陈设发呆。

湘西原是一个穷山恶水，人烟稀少的所在，但这个穷山恶水之间的山洞，竟有如此精美，富比王侯的陈设，你能说不是一件怪事。

季伯玉正观赏之际，一阵步履之声忽然由身后传来，他听出来人不只一个，那是除了竹凤还有别人了。

及回头一瞥，不错，竹凤领头，她身后还跟着两名捧着酒菜的少女。

酒菜摆到桌上，数量并不太多，但都是名贵的山珍海味。而且在这荒山野岭的山洞之中，如此名贵的珍品，竟然嗟咄即备，这又是一件出人意表之事。

竹凤嫣然一笑端起面前的酒杯，道：“玉哥哥，我敬你。”

这一顿酒饭吃得十分愉快，尤以这位竹凤姑娘，竟像百灵鸟儿似的，银铃般的甜美嗓音，几乎一直响个不停。季伯玉担心水飘香及小莲等，也有很多疑问，却找不到说话的机会。

最后他醉了，喝了过量的酒自然会醉，这没有什么稀罕。

稀罕的是他竟做了一个十分绮丽的美梦……

“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一赋，流为千古美谈，估不到季伯玉也做了这样的梦，只不过那巫山之女，变为竹凤而已。

他与竹凤携手共游，遍历巫山十二峰，这一晚他都在连续不断的美梦中度过。

好梦是最易醒的，在日上三竿的时辰他终于醒来了。

他的确是睡在一张锦榻之上，但身边并无竹凤。

不过他身无寸缕，而且锦榻之上落英缤纷，昨晚的绮丽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这决不是梦，陈迹在床，斑斑可考，虚无缥缈的梦境怎么会留有实质的东西？

于是他叫了起来：“竹凤……竹凤……竹凤……”

“嗨，玉哥哥，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

竹凤进来了，她虽是在抱怨，但语气却比蜜糖还要甜。

季伯玉捉着她的手道：“竹凤，我昨晚都做了些什么？”

竹凤哼了一声道：“做了些什么你还不知道？哼，难道你也不会瞧么？”

季伯玉不安的道：“对不起你，竹凤，我……咳，真该死！”

竹凤道：“怎么，后悔了？”

季伯玉长长一吁道：“不，竹凤，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

竹凤叹了一口气道：“别这么说，玉哥哥，自从咱们被困孤岛，竹凤就是你的人了，只要你不嫌弃，做什么我都会听你的。”

季伯玉道：“你太好了，竹凤，摘下纱巾让我瞧瞧伤得怎

样。”

竹凤依言摘下纱巾，只见右边半面颊呈现一片青蓝之色，原是一副姣好的粉面，竟然变得这般模样。

她垂下螭首，无限伤感的道：“玉哥哥，你还要我么？”

季伯玉环臂搂着她的纤腰，豪放的哈哈一笑道：“凤儿，这么说你就小看季伯玉了，来，让我亲亲。”

竹凤一拧身，从他的怀里挣扎而起，说道：“别馋，大白天，多不好意思，快起来，洗把脸吃早餐去。”

她帮着季伯玉着好衣衫，两人挽着手走出卧室。早餐之后，季伯玉开了一张药方交给竹凤道：“叫人到附近市镇上去抓药，我想百日之后，你就可以恢复往日的艳丽了。”

竹凤接过处方道：“多谢你，玉哥哥。小玲，你去抓药。”

这两名丫头小蛮、小玲原是在洞庭君山的，现在她们出现在竹凤的身边，可见竹凤跟他的家人仍有联络。

小玲接过处方，正拟转身出洞，季伯玉忽然唤她道：“慢点，小玲，咱们一道去。”

竹凤道：“这一点小事，还用得着你自己去？”

季伯玉道：“昨晚你现身将我引来此地，那儿的情形，你必然十分明白。”

竹凤点点头道：“我明白，当时我将你引走，两个丫头还留在那儿。小玲，你将以后的情形告诉姑爷。”

小玲道：“禀告姑爷，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对方五十多人，被姑爷与水姑娘两批人马杀得只剩下三个，这三个漏网之鱼，又被小婢跟小蛮收拾了……”

季伯玉啊了一声道：“多谢你们，后来水姑娘她们呢？”

小玲道：“水姑娘找不到姑爷，原是想去王屋山的，后来

经小莲跟雀儿一再相劝，他们才回勾漏山去了，可能是想多带人手，再去王屋山。”

季伯玉面现焦急之色道：“凤儿，快收拾一下，跟我回勾漏山去。”

竹凤道：“玉哥哥，为什么要回勾漏山？咱们这里不是很好么？”

季伯玉道：“我想阻止飘香他们去王屋山，因为他们目前还不是沈家那一伙的对手。”

竹凤道：“你写封信去不就行了么？何况，除了你，我不想见到别人。”

季伯玉道：“不要自卑，凤儿，只要我喜欢你，别人怎样咱们不必管它，再说，我获得神医乙无路的绝代医术，保证百日之内使你恢复旧观，不要顾虑那么多了，快收拾一下咱们走吧。”

一个女人当将她身心都交给男人之时，她自然要终身相随，生死与共，季伯玉既然如此决定，她们主婢只好跟他走了。

出洞时是季伯玉领头，竹凤紧紧跟着他，小玲、小蛮各背着一个包裹走在最后。

季伯玉举步跨出洞口，同时暗凝真力，在此等罡风虎虎，下陷无地的狭道之上，不是常人能够立身得住的。他一步跨了出去，真力却没有提紧起来，这实在太过意外了，他不由大吃一惊。

打从习过五行化音之后，只要意念一动，真力便会源源不断的涌出，现在居然提取不出真力，这岂不是件天大的怪事！

提取不出真力，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为罡风是无情的，他无法立牢足跟，又恰遇一阵罡风袭来，他便向绝崖之下栽去。跟在他身后的竹凤吃了一惊，亏得她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娇躯一旋，将他带进洞来。

在惊魂甫定之后，竹凤不解的询问道：“你是怎么啦？玉哥哥，为什么会向崖下栽去？”

季伯玉叹息一声道：“我提不出半点真力，所以……”

竹凤愕然道：“此话当真？”

她说话的同时，已经抓起季伯玉的腕脉，良久，她松开手腕，焦急万状的问道：“这是什么原因？玉哥哥，你为什么会忽然失去功力？”

季伯玉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

竹凤道：“会不会是中了毒？”

季伯玉道：“不大像。”

竹凤道：“那咱们怎么办？”

季伯玉道：“凤儿，背我出去。”

竹凤略作沉吟道：“不行，玉哥哥，你无法提取真力，没有一身武功，半点也使用不出，此去勾漏山要穿行整个广西，迢迢千里，难保不由出差错，最好的办法是待在此地，凭你高深的医术，一定会找出它的原因，待你的功力恢复，我脸上的毒伤也差不多要好了，然后咱们联袂江湖，就不怕别人找碴了。”

季伯玉道：“办法是好，但我不放心飘香。”

竹凤道：“小蛮她们亲眼瞧到水姐姐返回勾漏山，那还错得了？如果你还不放心，你就写一封信，叫小蛮请人快马送去，不就解决了吗？”

季伯玉道：“叫飘香到这里来？”

竹凤道：“你不赞成？”

季伯玉道：“赞成，当然赞成，我只是对送信的有点不放心。”

竹凤道：“这个你不必担忧，我保证不会出半点差错，小蛮，快替姑爷准备纸笔。”

他写了一封信给大哥关侯，首先询问水飘香等一行是否已经回到勾漏仙府，再说明自己因为忽然发现竹凤，以及失去武功的经过，最后请带人来接他回去。

竹凤接过来将信封好，立即打发小玲出山办理，然后嫣然一笑道：“玉哥哥，不必瞎担心，自己的身体要紧，还是想办法找出不能提紧真力的原因吧。”

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一点征兆都没有，这个原因如何找法？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季伯玉耗尽心力，天天运功，天天吃药，结果一点进展都没有，好在竹凤主婢三人全心全力的侍候他，否则这种日子，叫他怎么活得下去。

可喜的是竹凤粉颊上的毒伤，已经日渐好转，青蓝色逐渐消褪，只剩淡淡的一层蓝影子，最多再有一个月，必然可以恢复旧观，娇艳如昔。

这天晚餐之后，照例由竹凤以内力帮助季伯玉运功，然后他们就滚到了一起，小夫妻开始床第之乐。

待事过境迁之后，季伯玉忽然叹息一声道：“凤儿，已经一个多月了，勾漏山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竹凤道：“别急嘛，玉哥哥，路程太远，一个月怎能来回？再说，天有不测风云，送信的难保不在途中有点耽搁。”

季伯玉道：“耽搁倒不要紧，要是送不到岂不糟了！”

竹凤道：“别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就算送信人当真出了意外也没有什么，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的光阴，如果把自己整天陷在名利之中，岂不是太过愚蠢！”

季伯玉道：“你说的不错，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名利二字。”

竹凤道：“那你就不必整天的焦灼不安了，你虽然失去武功，有咱们主婢侍候你，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季伯玉道：“凤儿，你们主婢对我好，我很感激，但也十分惭愧，不过，我虽然是不求名利，却不愿自己成为一个废人，象这么整天困处山洞之中，也不是永久之计。”

竹凤一叹道：“我知道，男人嘛，大都是不甘寂寞的，可是你应该明白：你跟别人不同，只要你一出现，沈家那一伙就会放你不过！”

季伯玉道：“凤儿，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我没有任何野心，不想逐鹿江湖，但师恩如海，师门的血仇我不去报复，沈家不放过我，我也决不会放过了他们，这就是无法安心待在山洞的原因。”

竹凤略作沉吟道：“那你也不能太过着急，再等一个月吧，如果一个月之后，你的武功还不能恢复，勾漏山也没有消息，我就背你出去。”

季伯玉道：“好吧。”

此后竹凤主婢经常离洞外出，有时候会一去便几天，丢下季伯玉一个人待在洞里。

他并不在意这些，因为洞里的食物十分充足，他虽是无法提紧真力，但还能象常人一般的行动。竹凤主婢偶然离开

几天，对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竹风对他说过，为了一个月后回勾漏山，有些事她不得不预作安排。

譬如目前的江湖动态，他们应该走那条路赴勾漏山才算安全，还有，无名岛的人马早已移居君山，她原先不想见他们，现在她脸上的毒伤已经痊愈，她又想见见她的父母了。

另外一点就是她的师父，据竹凤说，当她遣走小莲之后，第二天她的师父回来了，鸠占雀巢，使山洞的原主人大为恼怒，双方经过了短暂的搏斗，竹风就被洞主所制，好在洞主也是一个女人，而且对竹凤颇为欣赏，于是她因而获得一位师父，也有一个安身之地。

洞主名叫风婆婆，是一位绝代高人，她造就了竹凤，使竹凤的武功突飞猛进，虽然不能说天下无敌，至少能够胜过她的必然不多。

这些是竹凤告诉季伯玉的，并且说风婆婆性喜游山玩水，虽然拥有两个洞府，但在家的时间并不太多，竹凤敬爱她的师父，不能不辞而别，她们主婢时常外出，寻找风婆婆也是原因之一。

只不过她们主婢这次出去已经两个多月，季伯玉不由着急起来，因为洞里的存粮已经不多，她们再要不回来，他就要挨饿了。

其次他担心竹凤主婢的安危，虽然她们都有一身极高的武功，但终究是几个年轻的女孩子，世间的坏人很多，江湖上更是波谲云诡，叫他怎能安得下心去。

这天他吃过午餐，忍不住想到洞口去瞧瞧，他还没有移动身子，就听到风声飒然，两条人影象落叶般飘入洞口。

他以为是竹风主婢回来了，急忙迎上去一瞧，原来是一名背背弓箭，手握长刀的彪形大汉，及一名面目姣好，背着短弓的妙龄女郎。

他呆了一呆，正想询问对方是谁，那位妙龄女郎忽然抢上两步，啊了一声道：“季公子，咱们终于找到你了，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季伯玉道：“姑娘是谁？你怎会认识在下？”

妙龄女郎似乎有点嗔怪季伯玉不认识她，樱唇一噘道：“公子是贵人多忘事，那里会将我小竿放在心上！”

经她这么一说，季伯玉想起来了，原来她是洗剑宫主依惠的贴身丫头小竿，急忙双拳一抱道：“对不起，小竿姑娘，因为事情太过意外，所以……”

小竿扑哧一笑道：“公子爷别多礼！我不怪你就是。喂，大块头，你天天念念不忘季公子，现在见到公子你怎么不说话了。”

小竿说的大块头，就是跟她一道来的彪形大汉。他忽然面色一肃，向季伯玉一揖到地道：“小的王泗参见季大侠。”

季伯玉赶忙还了一礼道：“王兄不必多礼，山洞简陋，没有什么招待两位。”

小竿道：“不必了，宫主还在上面等待，公子如果别无他事，咱们就离开这里吧。”

季伯玉道：“这个……”

小竿道：“你是怎么啦？公子，难道你想在这儿住一辈子？”

季伯玉道：“在下目前走不上那道斜梯……”

小竿一怔，问道：“为什么？公子，莫非……”

季伯玉黯然一叹道：“在下失去武功，在斜梯上立足不稳，如何能够走得上去？”

小竿愕然道：“会有这等事，公子的武功是怎样失去的？”

季伯玉道：“我也不知道，我进入这座洞府之后，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提不起半点真力了。”

小竿道：“是中了吗？”

季伯玉道：“瞧不出一丝中毒的迹象，我也服过疗毒的药物，结果一点用也没有。”

小竿道：“公子医道高明，武功卓绝，难道你竟然找不出它的原因？”

季伯玉一叹道：“我用尽了各种方法，唉……”

小竿道：“纵然如此，长久在山洞里也终非了局，还是由王大哥背着你吧。公子，咱们出去再想法子。”

季伯玉略作沉吟道：“好，请两位稍作等待，让在下收拾一下。”

小竿道：“我帮你……”

她帮助季伯玉收拾，发现了一些女人的衣物，小姑娘樱唇一撇道：“原来公子有人作伴，看来咱们是白替你担心了。她人呢？”

季伯玉道：“出去两个多月了……”

小竿哼了一声道：“这一个失去武功的人孤零零的丢在山洞里，亏她放得下这个心。公子，她是谁？”

季伯玉道：“她叫竹凤，是无名岛主的女儿。”

小竿道：“无名岛现在君山，她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季伯玉道：“此事说来话长，以后再告诉你吧。”

小竿道：“好，咱们走。”